



寶釵燈謎。是竹夫人。未曾說明。是藏閃法。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識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  
與造化同功。

大某山民評曰

自元妃省親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後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二終



西廂記  
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  
警芳心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接前省親敘入

補寫磨石鐫詩一小  
段作過脈且點明監  
工諸人  
賈萍在書中此外別  
無事實  
舊登二人此外亦無  
事實  
細按此句則玉皇廟  
遠應庵兩處亦圍入  
園中也  
以下一段安頓沙彌  
道士斷不可少  
復隨手從芹兒帶出  
去兒一邊真工於打  
者

鳳姐每創一講無非  
向人討好以了私願  
而做公堂銀錢不著  
到底歸根無一項不  
也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敘其優劣。又令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薈又管理著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竝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燙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竝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竝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拏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拏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閒不過派一個

後來無名揭帖一案  
賈鳳姐啓之  
領政老亦在鳳姐籠  
絡中何況他人

乃夫猶欲承教乎

寫得出活活有一個  
發辣貨跳出紙上

寫芹哥管小道士等  
爲後來無名揭帖伏  
案寫來將管種樹爲  
好盜之門皆自阿鳳  
啓之此亦春秋之微  
意也  
昨晚要改個樣兒蕩  
情帷薄裏呢斯極卻  
非金瓶梅中吐屬卻  
使法秀師之亦無訛

我知領各款銀兩俱  
是如此規例者記  
只此一舉月費銀一  
百兩其他可知焉能  
不敗

芹兒可謂入財兩得  
矣  
結沙彌道士二十四  
人爲一段  
自此至擇日入園爲  
一段

爲後文許多詩社張  
本必得元妃一命園中  
方得團聚以成風流  
有此一一段下文方有  
文章  
吾未聞讀讀書於姊  
妹叢中者

從此以後又開一番  
世界矣

人拏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  
人聽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  
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  
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著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著如此  
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眼一瞟把  
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瞪著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  
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  
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  
的種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  
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  
扭腳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  
著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  
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豎照在裏頭的規例  
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

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即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  
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  
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  
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拏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雇  
個腳驢自己騎又雇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  
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後來再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  
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  
孤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  
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卻又想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  
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安命  
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  
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俟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  
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可惟寶玉則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  
個忽見了鬢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著

活活出小孩子

潘畫鳳嬌婦免不得見公婆面

特提金釧一寫為後文投井埋根此淫書也卻處處含蓄有味非別小說所比

只一挨字想見局躡光景

賈環與姊妹等同坐而趙姨打簾子可見賈府中名分之嚴作者於此等處每喜連類寫之

天下為父母之心誰不有此等想不獨政老也

政老分付寶玉數句亦必有文字

才人自當起才發名字

教訓得是可謂知子莫若父矣

於其來也曰一步走到不到三寸於其去也曰一溜烟真入情入理妙不可言

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分付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嫗來，分付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嚇著他。老嫗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走不了三寸，險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眾了頭都在廊簷下站著呢。一見寶玉都抵著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著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臘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門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

在裏閒呢。趙姨打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規矩，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姿瑣舉止粗糲，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鬚鬢將已蒼白。因這幾年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

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分付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

你同姊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

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

索著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

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

太分付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了

頭。賈政道：「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

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

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

襲人。』知畫暖，因這了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

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玉不務正

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

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

著，伸伸舌頭，帶著兩個老嫗，一溜烟去了。剛剛至穿堂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

眼懸心懸花姑疑已  
半日矣

是一定要問的

點醒時令

提綱

總束

入園後即從寶玉寫  
起

為後文許多雅事提  
綱  
觀後無玉翻琴譜寶  
玉不識以為天書則  
此處琴二字與後  
不甚照應可刪

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分付分付。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著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著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院。嗒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惜春住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嫗。嫗四個了。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了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了。鬢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會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第四句點眼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蛙聲聽未真。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燭淚因誰泣。點點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鏡月開宮鏡。室霽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屏納柳風涼。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雲軒裏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溼棲鴉。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沈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鬪鸚衾睡未成。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卻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豔之句。也寫著扇

爲要借了顧名作對

三四句卻秀

四詩工穩可誦

是年寶玉係十五歲

偏有一個混世魔王  
竟要毀他個混世  
界攪亂他個混世

人家子弟知識初開  
往往為此等書引  
紅樓夢其一也

古今通病  
將時令一點以羅  
者之目

寫人圖後四時  
始以落紅成陣為  
去即立一筆影也

一切有情物皆作如  
時現

此等八何堪聞此等  
語見今之女伎儘有  
能歌此曲者猶野和  
尚之誦金剛經真孤  
負佳曲矣  
酸味耶抑苦味耶  
女子無才便是福信  
乎其言也  
引三項作證卻俱是  
佳句  
上云不覺心痛神搖  
此云不覺心痛神搖  
是身世之感非春感  
也寫得聲兒怯怯可

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卻又癡癡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煩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付道。不可拏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挽著走呢。寶玉那裏肯不拏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部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閣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挽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閣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

井。顏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思亂想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落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子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勝于賈璉。賈璉于說芹兒管事時。忽帶說昨晚褻語。描寫少年夫婦情景。最為深刻。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

亦是寶齋二人開釐之始

黛玉聽曲其所謂傷心人聽傷心曲斷腸人作斷腸語桐樹心孤桃花命短不禁為之一歎

論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臙脂已非一次矣。不但為後事伏筆。且為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雖是雅事。卻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二十三終

醉金剛輕尚  
財賤俠

